



世界文學名著

加力比斯之月

奧尼爾著
古有成譯

The
Moon of the Caribbees
and
Six other Plays of the Sea

By
E. G. O'NEILL

Translated by
KU YOU CHENG

世界文學名著

加力比斯之月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隳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國難後第一版

(二〇七二)

世界文學名著 加力比斯之月一冊

The Moon of the Caribbees and

Six Other Plays of the Sea

每冊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H. G. O'Neill

譯 述 者

古 有 成

發 行 者 兼 印 刷 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目次

加力比斯之月(The Moon of the Caribbees)	1
航路上(Bound East for Cardiff)	四 1
歸不得(The Long Voyage Home)	六七
戰線內(In the Zone)	101
油(He)	141
畫十字處(Where the Cross is Made)	175
一條索(The Rope)	111 113

註釋

譯後

除戰線內以外，本書所有戲劇，其動作均發生於世界大戰爆發以前。

加力比斯之月（註一）（獨幕劇）

蒙羅蘭 (Violet) (The Moon of the Caribbees)

表西 (Graie)

西田與黑文人

貝爾 (Bells)

劇中人物

揚克 (Yank)

德力斯戈爾 (Driscoll)

奧爾遜 (Olson)

大威士 (Davis) (Yank)

戈克忌 (Cocky) (Old John the gokeymen)

斯密迪 (Smitty) (Cripe the carpenter)

寶羅 (Paul) (Tamber the jumbie)

英國沒有一定航路之運貨輪船
克倫開恩 (Glencairn) 的水手。

藍甫斯 (掌燈者) (Lamps, the lamprimmer)

捷甫斯 (木匠) (Chips, the carpenter)

老譚 (船上雜差) (Old Tom, the donkeyman)

大佛蘭克 (Big Frank)

迪克 (Dick)

麥克斯 (Max)

帕迪 (Paddy)

貝爾拉 (Bella)

秀西 (Susie)

紫羅蘭 (Violet)

珠兒 (Pearl)

副船主 (The First Mate)

克倫開恩的消防隊

西印度黑女人

此外尚有水手二名——斯各迪 (Scotty) 及伊凡 (Ivan) ——及看爐司機的工人數名。

景 英國沒有一定航路之運貨船克命開恩的大甲板前部。船正泊於西印度羣島之一島前。團團的月，懸在半天，光照甲板。海平船靜。

左方，前桅的兩個橫檔，以四十五度角黑越越地突入天際。後方，船舷的黑色輪廓分外顯明，因為遠處是一條珊瑚岸，月光映成白色，岸上植有椰樹成行，樹頂上升天際。右方，是水手艙，中央有一門，通水手室及消防隊室。門之兩邊，又有兩扇關着的門，可達監工，木匠，廚夫，雜差——船上下級人員的住所。船之兩邊附近，也有短梯一具，像個避火要道，上通水手艙頂——右方的艙頂邊緣可以看見。

在甲板中央，而且佔空間最大的，就是晚上封起來的第一個艙口的升起的大

方地，布幔蓋着。

一種悲哀的黑人的合唱之歌聲，飄渺悠揚，沈吟不斷。渡水而來。

大多數的水手及消防隊，都在艙口上偃臥着或坐着。寶羅憑着船舷肥大的身體的上半截，給天空烘托着可以望見。斯密迪和戈克忌坐在水手艙頂邊上。足下垂。大家幾乎沒有不吃煙管或吸紙煙的。多數穿的是補綴過的帆布衣服。跣足的只有幾個，有些人，尤其是消防隊，只穿一條褲和一件背心。許多人頭戴小帽。

幕啓時，各羣人中均有低聲的談話在進行着。接着突然寂靜無聲，只可明白聽見陸上傳來的歌聲。

德力斯戈爾（一個身材高大的愛爾蘭人；坐着在艙口邊前面——氣惱地）你們願聽他們黑人嗎？我奇怪，他們也叫那個爲唱歌嗎？

斯密迪（一個生着美髭的少年英國人。他坐着在水手艙頂，兩手支頤，望着岸上。）這令人覺得不大高興的，可不是（他歎氣）

戈克忌（一個矮小的人，生着灰色的鬚鬚——拍着斯密迪的背）喂，老友！請你不要說得這麼難聽罷。她愛你呢。

斯密迪（愁黯地）胡說，戈克忌！（他不理戈克忌，再望着似乎歌聲所自來的岸上的地方，在夢想。）

大佛蘭克（一個肥大的救火者，在艙口右方躺着——向岸上揮着一手。）我敢斷言他們是在舉行葬禮。我是由牠的聲音推測的。

揚克（一個頗漂亮的粗魯漢，坐着，在德力斯戈爾旁邊）葬禮是什麼意思？他們此地是不埋葬的。他們吃死屍以省葬費。我想，這種聲音有些不妙，大概他們吃得不消化了罷。

戈克忌不消化！呵是的，一點也不會！你不知道他們那些東西是像駱駝般有兩個肚子的麼？

大威士（一個矮而黑的人，坐在艙口右方）你看見過兩個肚子，我想，是不是？

戈克忌（輕視地）不要表示出你的無知無識來笑我罷，我見過世面比你多得多呢。

麥克斯（一個瑞典人當消防隊員的，自艙口後面說）儘量的吹罷，戈克忌。

戈克忌 我所告訴你們者，是千真萬確的。我是從一個曾被黑人在所羅門羣島捉去的人

那兒聽來的。一次我和他同船。聽他述說他的被捕的經過，真是有趣。（深思狀）他是

個滑稽家，他是——自邁爾恩德（Mile End）來的，真的。

德力斯戈爾（以鼻嗤之）第二個吹牛的戈克忌，你的影子罷！

藍甫斯（一個胖瑞典人，坐在他的門前的一張摺凳上和捷甫斯談話）你在什麼地方

碰着他的呢，戈克忌？

捷甫斯（一個瘦長的蘇格蘭人——訕笑地）在新幾內亞（New Guinea），我敢誓言！

戈克忌（輕蔑狀）是的！是在新幾內亞，當我在那兒船破的時候。（話剛說完，大家都發

出譏誚聲大笑聲。）

揚克（起身）要是你還將新幾內亞的假膏藥向我們叫賣的話，你知道我們要把什麼

給你，你還賣不賣？算了罷，要是你不願意，我們給你海水浴（ducking）的話。

戈克忌 哦，我只要告訴你們一點罷了。（他正正經經不作聲了。）

揚克（向着岸上點頭） 你知道這是西印度嗎？你這優氣的啞子，此地是沒有吃人肉的人的。他們只是普通的黑人。

德力斯戈爾（氣惱） 他們無論是什麼東西，他們唱的總是討厭。聽他們唱，真足使人跳起來的。

揚克（露齒） 什麼事，德力斯克？你為什麼這麼容易生氣呢？

德力斯戈爾 我想酒想得耍命了；那個小艇黑婦曾發過誓，說是今晚回這船上來的時候，要帶很多很多的酒給我們喝呢。

大佛蘭克（竊聽了這種話——懇切的聲音大聲地說） 你說小艇黑婦要帶酒來嗎？

德力斯戈爾（譏誚地） 對喲——把這事告訴老鬼和副船主罷。（所有水手挨近德力斯戈爾來了，用一種遏抑着的興奮的態度，聽他談話。德力斯戈爾動人地放低聲音，對他們大家說）她說，她們要將酒藏在果籃下面，帶上船來，賣給我們。

雜差（一個斑白的老頭子，面多縐痕而慈和。他坐在一張摺凳上，正在他的房門前面。）她

此時應該帶幾個黑婦同來的了——也許自我到過這裏以後時代已經變了。

德力斯戈爾 她說她要帶黑婦同來——兩個或三個——也許多些，我不知道。（大家聽

見這種說話都興高彩烈。）

戈克忌 多麼快樂呀！

奧爾遜 喂，我們的快活時候到了！

德力斯戈爾（警告） 記住喲，你們定要寂靜，你們大家——我的意思是說關於飲酒——

——縱使監工上岸去了。老鬼曾吩咐她：不准帶酒上船，要是帶酒的話，他便一點東西也

不和她買。

帕迪（一個肥矮，難看的利物浦的愛爾蘭人） 死不了的老鬼！

大佛蘭克（轉身向他） 多說，你這傻子，帕迪！你要搗亂嗎？（向德力斯戈爾）你和我來

約束他們，德力斯克。

德力斯戈爾 好的。你們第一個動手打交，我便把他的頭顱打破。（聽見三次鐘在響）

大威士 三次鐘了。她什麼時候來呀，德力斯克？

德力斯戈爾 她現在快來了，一定的。（向寶羅說，寶羅在聽了德力斯戈爾的消息以後，是已回他原來船邊的地位的。）你望見她們來了沒有，寶羅？

寶羅 我沒有望見像小艇的東西。

（他們便靜下來等候，燃煙管，吸紙煙，來使自己舒服。寂靜中，只聽見岸上黑人的悲哀的歌聲。）

斯密迪（慢慢地，微帶悲情）我願他們不要唱了。這種歌聲令人想起——應該忘記的事情。酒的問題怎麼了？

戈克忌（拍着他的背）不要着急罷！我們再等一等便有酒喝了。（他跑下甲板上來，讓

斯密迪一個人留在水手艙頂。）

大佛蘭克 唱些東西罷，德力斯克。我們才聽不見那種怪叫。

大威士 給我們一條合唱曲罷，德力斯克。

帕迪 一條我們大家都知道的曲。

麥克斯 我們大家一齊唱。

奧爾遜 『麗哦格蘭德』(Rio Grande) 罷，德力斯克。

大佛蘭克 不，那條我們不知道。唱『威士忌續尼』(Viskey Johnny) 罷。

捷甫斯 『行雲』(Flying Cloud) 罷。

戈克忌 喂！給我們唱『阿姆斯特擔女郎』(Maid o' Amsterdam) 罷。

藍甫斯 『山他安娜』(Santa Anna) 是好的。

德力斯戈爾 不要多說，你們大家。(輕視地) 你們要一條合唱曲嗎？我敢拿一天的工錢

來打賭：除了揚克，奧麗，我自己，和藍甫斯，也許加上戈克忌以外，這大羣當中，沒有一個

可以稱爲能够辨別輪船甲板和帆船後帆的水手。你們聽見過歌曲的名稱，但是一條

調子或一行歌辭，你們也不知道。幾乎沒有一個真正航行大海的水手在這裏，那才更

是可憐呢。

揚克 給我們唱“Blow the Man Down”罷。我們大家都知道一點。（大家同情的應聲：

是喲！——對喲！——開始罷！——就來唱罷，德力斯克等等。）

德力斯戈爾 那麼來罷，你們大家。（他唱）As I was a-roamin, down Paradise

Street（當我跑下天堂街之際）——

大家 Wa-a-ay, blow the man down!（註11）

德力斯戈爾 As I was a-roamin, down Paradise Street（當我跑下天堂街之

際）——

大家 Give us some time to blow the man down!

合唱

Blow the man down, boys, oh, blow the man down!

Wa-a-ay, blow the man down!